



听
狐

凌 渡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目 录

· 听 狐 ·

凌 渡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听 狐 凌 渡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教育考试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9 印张 20 千字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 册

ISBN 7—5363—3245—9/I · 850 定价：10.00 元

序　　言

林　非

凌渡先生从南宁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嘱咐我替他的第三部散文集《听狐》撰写序言。读完他的来信之后，我清晰地记起了是在 1989 年的盛夏季节，《散文选刊》发表他和徐治平、蓝阳春这三位广西作家的散文专辑时，也曾约我写过评论他们作品的论文。从此之后，我和凌渡先生就常有书信来往，交换关于散文创作的看法。对这样一位同行老友的邀约，我自然是很愿意尝试去进行的。通过系统地阅读他的新作，我相信会使自己获得应有的触发和启迪，所以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下来。

几天之前，收到凌渡先生寄来的清样，我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把它仔仔细细地阅读了一遍，觉得留下不少生动与新颖的感受，等到全部念完了这几十篇作品之后，一种显出完整轮廓的印象也就十分清晰地形成了。似乎这一篇篇的散文，都呼之欲出地矗立在我的面前，让我领略到种种优美或丑陋的人生世态，让我欣赏着种种壮丽或隽秀的山水风光，同时还让我不住地感叹和沉思，有时候又感到欢欣起来。

凌渡先生经过多年的深邃思索和辛勤劳作，他的散文创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这是十分可喜的收获。我在七年前翻阅他的作品时，就深感在不少篇章中都洋溢着缤纷和浓郁的色

彩，正是这种绚丽和热烈的光泽，使我读得神采飞扬，十分神往。

这一回读《听狐》中的许多篇章时，更是被凌渡先生描画和渲染的种种色彩迷住了。《龙脊世界》中碧绿和澄清的梯田，《望绿》中生气蓬勃的原野，《浴月月亮湾》中凄清而又晶莹的月光，《珍珠之梦》中湛蓝的海水，和映照着血色的残阳，《梦在巴里坤》中迷蒙和浩瀚的大草原，《西部心痕》中荒漠而又冷峻的戈壁滩，以及《上黄山》中刻意描绘自己在一日里所经历的雾、霞、雨、雪，和阴阳转换时的色彩变化，实在是充满了繁复的韵味。还有更多的篇章，则是熟练地描绘他家乡广西城乡种种人文世界的色彩，其中有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与乡情，也有云谲波诡般的社会氛围。作者正是运用这种重彩的涂抹，既显现出了自然的景色，更勾勒出了尘世的风貌，而且是写得有声有色，令人瞩目，像这样灵动的笔触确实是很值得注意的。四益，平俗皆殊出秀才（许教文题），好率夏至而于1981年

思索的敏锐与深邃，是凌渡先生散文创作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方面。如果说色彩的绚丽，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充满了兴奋的情绪，那么整个有着真知灼见的思索过程，就更能够促使读者的思绪也变得深沉和睿智起来，从而大大地提高和升华他们的精神境界。从他的许多篇章中可以充分地看出，当他一旦沉浸于散文创作的艺术审美流程中间，就会同时伴以敏锐和深邃的思索，善于从客观世界和主观心态的撞击或融合中，生发出许多点拨和振荡读者心弦的声响。《山里的黄昏》在描绘壮族姑娘高唱悲凉而又缠绵的爱情山歌，和青年男女婚嫁的民族风俗时，不由得深沉地思索起陈旧和落后的道德观念，多么残酷地束缚和迫害着新生的一代啊！作者的呼吁是深沉的，形成了一种有力的挑战，他确实是迫切地想要迎接一种新颖和合理的伦理原则。

还有这一篇《鸟从南方飞来》，很忧虑地感叹着不少鸟类的消失。《我们穿过呼伦贝尔》，则是从不用钩子钓鱼的这件小事，想到了在“不同的环境”，就要采取“不同的索取方法”，“生命才显示出

与众不同的色彩”，归根结底说来也是“求生的欲望逼出求生的机智”，真具有以小见大的思维能力，从这儿想到了生存的基本哲理，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我还发现凌渡先生有些思索的篇章，甚至写得像一篇寓言似的，《街边闻鹧鸪》就是如此，从雄性鹧鸪好斗争霸的恶癖，写到它因而陷入被诱捕的结局，竟遭受了杀身之祸，从而联想到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际之间，比比皆是的勾心斗角，也将会引来何等样的苦果？问题揭示得尖锐而又含蓄，真值得读后好好地思索。

我不知道他在主观上是否也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将它作为寓言式的作品去构思和撰写的？不过读起来确实给予我一种寓言式的感受。当考虑着鹧鸪的厄运时，我不能不想起明代作家刘基的《卖柑者言》来。如果凌渡先生确实是有意识地要强调这种联想和隐喻的方式，我真想建议他总结一些有关的经验，在今后多多尝试撰写一些这种更可以引起深思和联想的作品来。

类似这种寓言式的写法，在凌渡先生有些侃侃而谈的随笔中，也有大致相似的表现，如《鼠爷娘们》、《吃蟹轶事》这些篇章，从人们熟悉的有些动植物说起，娓娓道来，反复倾诉，却又始终注意把握和侧重日常生活的情趣，这样就非常容易触发读者思索和联想人间所存在的某些症结，引起重视和警惕，以便加以纠正和改变，这确乎是很有意义的。

凌渡先生撰写散文似乎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对于人生场景的描摹，往往充满了细腻和感人的笔触，其中还蕴藏着情思充沛的感叹，因而很能够深深地打动读者，引起他们认真地思忖，怎样更为合理地去度过人生的旅程。还有像《故乡的小河》和《南伦别忆》这些篇章，都写了坎坷和悲惨的生活，令人读来颇有凄怆之感。《关于父亲》写他父亲辛劳苦斗的一生，因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征兵，逃匿于整日弥漫着云雾的大山顶巅，由于长期受潮而患病，致使双耳失聪，无法外出去奋斗，直至晚年依旧发出命运多舛和壮志未酬

的感叹。这篇散文还写出了他父亲的忠厚、诚实、聪颖，以及对儿女们深沉的爱，显得感人至深。

在“文革”前后这一段悲惨的生涯终于结束之后，作者的情绪也随之而欢快起来了。《携妻远行》写出了这样的情感状态，是一篇很有境界的作品，显示自己对长年辛勤劳作的妻子，充满了关切和爱护，这种患难与共和真心相待的爱情，是一种高尚和圣洁的情操。在今天的生活中，由于受到金钱与权力的腐蚀，受到奢靡与淫佚这种生活方式的侵袭，真像一位在海滨同游的女作家所说，这种爱情实在是太稀少和难得了。但愿这种难得和珍贵的爱情，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茁壮地生长起来。

生活当然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前进，尤其是因为我们从建国以后不久，“左”倾思潮就长期在折腾和摧残着人们，大家过着一种物质上匮乏和精神上锁闭的生活。这种情况于“文革”结束之后才有了明显的变化，然而如何有效地弹劾和制止行政官员的渎职与腐败，以及改变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文化知识贬值的状况，依旧是异常艰巨的任务。《浮躁》生动而真实地写出了作者在转型期间的这种心态，他经过内心的搏斗之后，得出了用“内心的冷静”，“超越内心的苦境”，尽量增加生活的光彩，很有些类似朱自清在“五四”时期写的长诗《毁灭》那种境界，“一步步踏在泥土上”走去，看来也只能以这样坚韧和切实的态度前进。

《史记·孔子世家》里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屈原列传》里说，“余读《天问》、《离骚》、《招魂》、《哀郢》”，“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像司马迁那样读了哪一位作者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篇章之后，就很想猜测他本人的风采和品行，大概是很符合阅读心理学的。当我读完了《听狐》这部散文集之后，凌渡先生对于艺术和思想境界的严肃追求与执着心态，也都很鲜明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诚挚地祝愿他继续坚定地迈开步伐。

凌渡先生主张散文创作的“自由”和“自然”，主张它应该具有

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给人以感悟”，“给人以陶冶”（《中国新时期散文百家传略：凌渡》），我非常赞同这些主张。这本散文集的出版，正值他度过花甲之年，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极好纪念。他在《后记》中表示，今后的散文创作将会出现“别样的一番情味”，这也或许可以算是他向新的天地进行开拓的宣言吧，祝愿他获得更大的成功，作出更多的贡献。

1996.4.5.北京安贞桥。

目 录

序 言	林非
里湖,不是湖	(1)
山里的黄昏	(10)
巴地寨	(21)
龙脊世界	(26)
蛙葬	(29)
留香	(32)
烛火	(35)
春雨	(37)
年流如水	(39)
望绿	(41)
春雨莲池	(44)
思念桂树	(47)
散步	(50)
早晨	(53)
孤草	(57)
浴月月亮湾	(59)
美人之约	(61)
春雨又潇潇	(64)
故乡的小河	(71)

乡忆	(75)
南伦别忆	(79)
长明灯在秋日点燃	(81)
关于父亲	(85)
闲楼说梦	(91)
携妻远行	(100)
惊飞的鸽子	(103)
在太阳留恋的地方	(107)
延边鼓声	(112)
梦在巴里坤	(115)
我们穿过呼伦贝尔	(121)
山还是这山	(128)
西部心痕	(131)
边城行	(136)
天,我成了小鱼	(143)
上黄山	(146)
布达拉宫沐浴着阳光	(153)
猴·山林·人	(157)
此方水土	(160)
鸟从南方飞来	(163)
听狐	(167)
珍珠之梦	(170)
鬼城	(174)
读劣政碑	(177)
菟丝之死	(181)

鼠爷娘们	(184)
今生今世,圆月朗照你我	(191)
月江楼	(196)
梦鹰	(198)
枫蛾	(201)
木瓜	(204)
雨祭	(207)
吃花琐记	(210)
飞往西藏	(213)
禅地	(216)
吃海鲜	(219)
被抛在海滩上的眼睛	(221)
矿井流出的思绪	(226)
一树梨花	(232)
方哥不再来	(235)
我们,蓦然回首	(243)
吃蟹轶事	(248)
拐杖	(253)
理发	(256)
祝福	(259)
村娶	(262)
鸟儿,鸟儿	(266)
街边闻鹧鸪	(269)
浮躁	(272)
后记	(275)

语言也是的。但是那机灵空秀的豪气而能深沉地思想着，所以中
华民族的美而雄浑、芦荟而山大，应该说是诗的研，这诗是必“诗”
最深的。至于那古不可攀、牛顿所分、宇宙一物、资源的文哲研究，在
于身内深矣。但是以真朴的古风，象深的诗的豪情，才可平也。

里湖，不是湖

——记白裤瑶寨

古老的歌谣在翻唱，原始森林的神秘，古老传说的神秘，是她特有的神秘。她叫山人便觉，叫瑶族则觉得神秘千重，但她的正直和又质朴得令你惊。她那山风山雨的气息，粗犷古朴，沉醉其中都感到是身归自然，一种生命的真谛。她那山风山雨的气息，粗犷古朴，沉醉其中都感到是身归自然，一种生命的真谛。

我为什么还要来呢？前几年我来过。里湖。

里湖，不是湖，是山的湖。好熟悉好亲切的大山哟，像强壮的母体，沉静站立在那儿。泉水从山涧里跳跃出来，乳汁般的甜美，哺育着我的民族，和我的民族相安共居的一个自称为“多漏”的瑶族支系白裤瑶。

是白裤瑶岩洞葬的神秘吗？

山间涌雾，雾很浓，夹带细细的春雨，山更出奇的庄重了。冬未尽去呢，这儿是高寒山区，还挺冷。

湿漉漉的石板路，不规则的弯曲，不规则的延伸。路旁岩缝里挺长起来的鲜绿鲜绿的香椿树，想挽留住雾，可散雾已急匆匆钻进山崖那儿的竹林里了，也被染得暗绿暗绿的了；带些许水珠的桃花，粉粉的红，要开没开的，像抿着小嘴微微的笑，在冷风里垂到石板路上。

依偎着山崖，出现了白裤瑶人的寨子。

是白的洁净白的纯真？

我被颤动了。他们多么酷爱白色！他们的衣饰上，素白色，是最为显著的特征。处在白裤瑶人中间，白色就像一道白光从你的心

中闪过，让你想起秋天寥廓而深邃的夜空里的银星。

少男少女，都剃头留短发的。大山的灵气，使他们女的有男的气韵，男的有女的清秀，乍一看去，云里雾中，分不清那是男儿那是女子了。向导便说，看他们的穿戴，穿白短裤的是男，穿裙的是女子。

那白裤，好看。长仅过膝，窄口裤脚，膝盖处，绣着五条长短不一的红线条。白的白得纯正，红的红得鲜明。像辐射的太阳光芒，又像血红的指印。于是神秘的图腾崇拜，震撼人心的神话传说，都一个个凝固在其间了。那百褶裙，也挺美。白底腊染，印上一道道淡兰的环形图案，裙裾边，还镶着红花环带儿。人走动裙一摆，袅袅婷婷的姑娘们一个个都成了美丽的山蝴蝶了，在飞，在舞。结婚了，是大人了，该蓄发了，男的便用白布条将梳好的长发包绞好盘在头上；女的则挽发髻，黑头帕间，亦细心绾上条白布巾。又是白色！就连他们对襟无纽扣的罩衣上方，也精心地用白线绣了个小小方形图案，特别惹人注目。它也许是个神圣的族徽，一个民族的标志。

我不是民族学家，我不可能去更广泛的涉猎和探究。但我也是少数民族，我喜欢到兄弟民族中间来，愿意分享他们的喜悦和甜蜜，了解他们的艰辛和苦难。

寨很静。山界空阔，鸟鸣声却异样的脆。山道上不时匆匆走过白裤瑶人的身影。

在一口山泉旁，我不由停足了。我凝视眼前的一块巨石下那残留的香梗，我明白了这是白裤瑶人祈拜“写也”神的痕迹。多简陋，却又隐蓄着多威摄的神力。

我惨笑了。我们都一样摆脱不了对偶像的崇拜，都还挣扎不出那块冥濛神秘的天地。唉，大山给我们粗犷，豁达纯朴，也给我们太多了的拥挤和阻滞呵。

“他们还有宗族社会的‘威亚’组织，过去我们译叫‘游戈’，”一个刚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苗族姑娘对我说，她的毕业论文就是论

述白裤瑶的“游戈”现象的。“‘威亚’头的权威比得上村长呢，宗族社会的大事如婚礼、丧葬、开春动土都由他主持。族人必须恪守‘威亚’规约。有严重犯规的，要开除出组织。以后有什么灾祸困难，再没有人来援助帮忙了，他们将会感到孤独和痛苦的。谁都觉得这是最耻辱最不光彩的事。”

她的话，再一次撞击我的心房。

我抬眼望去，雾仍在山谷中缓缓流动，像飘荡着一个流传久远了的童话。

雾开处，出现一棵奇形怪状的树。我好不惊异。向导说，这是一种山漆树。它原先也是通直秀丽的，它把美献给白裤瑶人了。这儿的妇女为了给白布浸漆打浆，腊染，不断地割取漆汁，一代一代，那生命就满是伤痕，满是瘤结，慢慢膨胀成今天谷囤一般粗大，变了形，丑怪了。

我沉默。山也沉默。雾还在涌动，荒场间一片空寂。

我们来里湖，正是元宵节前后，这时节，春刚刚萌动，也是白裤瑶少男少女们情满意浓的时候。他们的心扉一旦打开，情感爆发，便变成流泻不止的歌了。

白裤瑶的歌墟是夜歌墟。

是夜，天很黑。细粉状的早来的春雨飘忽不停。风一刮，更刺骨的冷。

里湖街上的墟亭没有电灯，百几十个少男少女挤在那儿，站在那儿，面对面细声细气地唱。

歌声很低很低，很细很细。我走南闯北，不知见过多少民族唱山歌，缺少野性的山歌很少，至少，音程多是奔放不羁的。唯见白裤瑶，歌声纤弱，细小。不走近前，是听不见的。它绝没有春三月壮族山歌那样激奋高亢，也不会有秋八月侗族琵琶歌那样婉约明亮。它像蚊蜂在板缝里筑巢时那种低低的微吟，像山泉从平地间淌出那

种柔弱的轻歌，像春的小雨投足大地时那种细曼的浅唱。难怪乎人称它白裤瑶细话歌了。

这是抒发感情的独特方式。其实歌是唱给对方听的，不是唱给第三者的，只要心上人听见就行。轻轻儿倾诉，轻轻儿让心和心交流，让心和心碰撞。多好！

我挤进他们中间。我看他们一双双面对面站着，都贴得很近很近。女的紧紧握着男的腰带，或让自己的纤纤细手埋在对方温馨的大手里。他们都十分痴迷，全不顾别人电筒的光照，全不顾别人在旁边围观评点，全不顾别人如何在四周走动，用录音机收录。他们都像生了根的桩子一样相视着，倾情倾心轮唱着，只顾把自己的心和情人的心拉得更近更近。他们真恨不得将自己的心里话都变成歌，都化成甜甜的泉流，细细灌进对方的心田里。

当爱情给歌酿得香了，醇了，情人们就偷偷地互换信物，暗定终身。我没有机会看见这种叫人心动的场面，但，我信。

曾经有个白裤瑶青年将女方送给他的腰带拿给我们看。他也是被姑娘用细话歌俘虏过去的。腰带宽一寸多长二尺许，黑底，间上的方格用白丝线和红丝线绣上精致的“米”字图案。这爱情信物，不知渗透了姑娘的多少情意呢。

夜深了，风不停，雨不停，歌也不停。

有时风挟雨横扫过墟亭，歌便在风雨中旋转。尽管歌者都穿得十分单薄，但他们好像不觉得怎么冷，没有萎缩抖索的意思。他们精神旺盛，玩得挺欢。

我虽然仔细地听，但语言的隔阂终究使自己听不懂他们在唱些什么。只觉得歌声有时候是甜美，有时候似乎是带点压抑，带点忧伤和哀怨。

但不论怎样，我看见了在这扯不尽的春雨里，有一股生命的火正在顽强地疾翔。

只是，带有新的思索吗，带有新的追求吗？

砍牛。敲铜鼓。隆重的葬礼。

这粗犷带着野性色彩和悲壮的场面，你见过？

真巧，我们碰上了。

那天正月十三日，我们离开里湖返回南丹县城途中，车过甘河，忽然听见路旁一个寨里传来一阵阵铜鼓声。向导说，赶巧了，怕是要举行葬礼呢？车停，只见几个白裤瑶汉子正在那儿埋头敲击铜鼓。一问，果然寨里韦家死了老人，正月十九日下葬。要砍牛奠祭。两头。

向导又解释说，此是开路鼓，有两层意思，一是告诉远远近近的亲戚朋友，要砍牛下葬了，请来参加葬礼；一是告诉天上的祖先，准备在下葬那天，将死者的灵魂接上天堂。原来白裤瑶逢丧事一般不直接报丧的，铜鼓声便是葬礼信息。不稍几日，消息就传遍了村村寨寨。举行葬礼那天，没有哪一个亲朋不来。

几天以后，我们重返里湖。

不下雨了，但天色阴沉，倒增添了许多悲凉的气氛。

最触目的是铜鼓场和砍牛场。

铜鼓场竖起一排排铜鼓架，中央几罐水酒，一簸箕糯饭。据说，有多少个鼓手，就摆多少个酒碗，就有多少团糯饭。

时辰快到了，山道上开始出现背铜鼓的人，出现挑谷穗和酒桶的人，那是来奔丧的亲戚朋友。丧仪不多，十几斤谷穗十几斤水酒而已。同时，山道上还出现许许多多穿戴鲜亮的年轻人，他们是来看热闹的。一打听才知，人们现在也把葬礼当作社交场所了。

铜鼓场上的铜鼓越来越多，一排排整齐地吊在木架上。最后，我点数，天，36面！那古老的铜鼓，都被抹拭得干干净净，每一个铜鼓的旁边，都放着一个风桶。铜鼓底部是空的，操作时候，一个人敲鼓，一个向铜鼓的空底摇风桶，“贡蓬，贡蓬”，铜鼓便发出雄浑壮烈

的回声。

白裤瑶人将铜鼓看作是神圣的东西。有钱人想占有铜鼓，没有钱的人，尽管家徒四壁，亦宁愿节衣缩食，也想占有铜鼓。

“多少钱一面铜鼓？”我问。

“公的贵点。两三千块一个。”他们说。

“铜鼓也有公母吗？”“怎么没有？凸芒纹是公，凹芒纹是母。”他们指鼓面上的太阳芒图案认真地说。

我沉思，假若将买铜鼓的钱转为生产资料，假若……

我敲一下铜鼓，摇一下风桶。岂知他们把我碰摸过的地方，又用水净洗过一遍。我真后悔。他们有他们的规矩，要不，怎么会有这样沉积的习俗？我太贸然了。

骤然，一阵阵铜鼓声像强劲的夏雷响起，滚过界场，山地微微颤动。每一次铜鼓声落，又都伴着一次粗犷的呼喊。随着沉壮的鼓声，葬礼的仪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砍牛也要开始了。

砍牛，是白裤瑶葬礼中一项重要仪式。葬礼的隆重与否，与砍牛的头数有关，砍的牛越多，葬礼越厚重。砍多少牛，砍牛场就有多少柱牛桩，挂多少束谷穗。前几年我来里湖，行走在山道上，用望远镜遥望山坡上的新坟，几乎每一个墓莹前都插着挂有牛角的桩子，以及挂些死者生前的爱物，如竹烟筒，画眉笼。里湖有好几处古岩洞葬。有的岩洞里排放着几十具棺木。每一副棺的上方都立一条雕有牛角形状的木桩。可见白裤瑶葬礼中的砍牛风俗历史久远，现在仍在风行。

“穷的砍一头，甚至不砍。富的砍五六头都有。前些年我在一个寨子生活，看见有人把仅有的牛都砍掉了！”那个为了完成毕业论文曾在白裤瑶作过社会调查的苗族女大学生又说。

“把牛砍光，用什么来耕地？”我有点忧虑。
“借呗。”她道。